梆子莎士比亞：

改編《威尼斯商人》爲《約／束》*

臺灣大學外文系暨戲劇系名譽教授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彭鏡禧

但，時光老兒啊，你儘管使壞吧，
我的愛會在我詩裏永保青春。(《十四行詩》第 19 首，彭鏡禧譯)

夏洛：我要照契約來；我不要聽你說；
我要照契約來，所以不必再說了。
……
我不要聽，我要根據契約。(《威尼斯商人》[1]3.3.12-13, 17)

(一)

莎士比亞是公認的戲劇大家，各個時代、各個地區以不同形式演繹他的劇作。

---

*本文由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項紅莉翻譯，刊載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學報》(2010 年 6 期(總 158 期))，頁 92-99。原文題為"Bonding Bangzi and the Bard: The Case of *Yue/Shu* (*Bond*) and *The Merchant of Venice*"，收入 *Shakespeare in Culture*, eds.Bi-qi Beatrice Lei and Ching-Hsi Per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P, 2012 [forthcoming])。另可參考彭鏡禧：〈豫莎劇《約／束》：戲曲與莎士比亞之間的約與束"，台南人劇團：《劇場事 8：戲曲易容術》(2010 年 2 月)，頁 59-62；Ching-Hsi Perng, "A *Bangzi Merchant of Venice* in Taipei: *Yue/Shu* (*Bond*)," *Asian Theatre Journal* 28（2011）: 222-233.

[1] 原文所引《威尼斯商人》根據 M.M. Mahood 所編的新康橋莎士比亞（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7）。選段的中譯文以及劇中人名翻譯均引自彭鏡禧譯注，《威尼斯商人》（臺北：聯經，2006）。

從力求忠實的文本翻譯，到改頭換面的戲文挪用，形成演繹莎劇光譜的兩極，光耀奪目。以種種傳統中國戲曲改編莎士比亞的例子很多，各自企圖掙脫語言、文化換易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約束，尋求開創戲曲的新領域。《威尼斯商人》的豫劇本《約／束》[2]的意圖也是如此。本文主要介紹改編過程中莎劇同中國傳統戲曲之間的約與束。

豫劇，作爲傳統戲曲中的一種，在中國觀衆甚多。它是一門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藝術，有固定的表演動作，更以大段的演唱代替戲劇敍事。改編莎劇爲豫劇，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原劇本有多少需要刪減？」莎劇《威尼斯商人》的演出大約需要三個小時；若要保留全劇，則即便是有兩倍的時間也不足以演出完整豫劇版。而既然需要大幅地刪減，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要犧牲哪一部分的情節、人物和對白？」[3]這些常識性問題的答案必然也是常識：一切取決於改編者對原著的體會以及他對豫劇作爲一門表演藝術形式的認識。

（二）

《威尼斯商人》中有三條主要的情節線索。一，巴薩紐對波黠的求愛，及其後來的通過金、銀、鉛三個匣子選婿；二，猶太人夏洛與信奉基督教的威尼斯商人安東尼之間訂的一磅肉契約；三，巴薩紐把答應妻子要妥善保管的戒指轉贈他人後所引起的戒指風波。

這三條線索互相連結，也挑明了這齣戲最重要的主題：〈契約〉以及與其相伴而生的〈束縛〉。如同硬幣有兩面，契約是爲了保護合同雙方的利益，但也微妙狡猾，能使合約人蒙受極大的危險。該劇提醒世人：契約既是保險，也是冒險；既是自我保護，也是作繭自縛。以下稍作闡釋。

第一份契約，選匣擇夫。波黠尚未登臺，就向婢女尼莉薩抱怨道：

> 哎呀，說到「挑選」！我既不能選擇我喜歡的，也不能拒絕我不喜歡的：活生生一個女孩兒的意志就這樣給死翹翹父親的遺囑抑制了。（1.2.18-21）

不管有多麼荒謬，波黠顯然只有遵從這份遺囑，才能繼承死去的父親留給她的大筆財産。這份「契約」，波黠即使不情願，也必須接受。誠然，她中意的巴薩紐如她所願，最終在選匣的考驗中勝出。但在他選擇之前，波黠還是十分擔心他會選錯。當巴薩紐孤注一擲、放手一搏的時候，波黠懇求他：

---

[2] 《約／束》劇本由彭鏡禧、陳芳合著，英譯本題爲 *Bond*（Ching-Hsi Perng 彭鏡禧譯）

[3] 有關中國傳統戲曲形式的莎劇改編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見 Hu 1992。另參見李如茹 112-160，及吳輝 189-196。

請您稍安勿躁，等個一兩天
再來賭賭運氣，因爲如果選錯了，
我會失去您的陪伴；再忍一忍吧。（3.2.1-3）

這場選擇的遊戲，是波黠——無疑也是巴薩紐——人生中最大的賭博。[4]在決定勝負的最後關頭，就連聰慧過人的波黠也會怕輸。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她是在歌聲裏給了巴薩紐一點提示。此處不再多談，具體將在後文討論。

第二份契約是最嚴厲的，涉及到了人身上的一磅肉。安東尼答應替巴薩紐作保，向夏洛借三千金幣。夏洛一文利息也不要，只不過倘若三個月後還不了錢，便要在安東尼身上割一磅肉。夏洛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稱這個「遊戲合約」（1.3.164）是出於他的好心，想要與對方和解：

我是想跟您交個朋友，博取您的愛，
忘記您對我做過的羞辱污蔑。（1.3.131-32）

安東尼也認爲自己撈了個便宜，信心百倍地向謹慎而不安的巴薩紐保證：

兩個月之內，也就是這份合約
到期之前一個月，我等著的
回收是合約價值三倍再三倍。（1.3.151-53）

這位威尼斯皇家商人不顧巴薩紐的反對，還是簽下了借據。他甚至還誇讚夏洛的寬宏大量：「猶太人要變基督徒了，他越來越好心」（1.3.169）。

最後，巴薩紐選對匣子，成了波黠的丈夫，接受了妻子的定情戒指，以及隨之而來的約定。波黠警告他說：

我連這戒指一併交出；
要是您把它捨棄、遺失、或送人，
那就預告您的愛情破產，
我可就有機會來責怪您。（3.2.171-174）

巴薩紐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4] 當巴薩尼歐再次向安東尼借錢，他回想起在求學時代，若是失掉一支箭，「就再射一枝大小、重量、力道相同的，／到同樣位置，更仔細地觀察落點，／以尋找另外一枝」；他央求安東尼也這麼做，並保證「我會注意目標，若沒把兩枝都找回來，／若沒把兩枝都找回來，／至少會帶回您這次所冒的風險，／懷著感恩，繼續虧欠您的上一次……。」（1.1.140-152）。巴沒有明示，如果他不能「把兩支都找回來」，他將如何去尋回安東尼「後放的一支」。

這戒指若是
離開這手指，我的命也會離開世界：
那時候啊，儘管說巴薩紐死了！（3.2.171-74，183-85）

得到那枚戒指，巴薩紐冒險人生也達到了巔峰，他得償心中所願[5]——娶到了富家淑女波黠，他可以還清所有的債務，告別以往四處借錢的貧困生活了。但是，波黠也清清楚楚地告誡他，戒指同樣制約著戴它的人，巴薩紐無論如何也不能失去它。而後爆發的「戒指風波」也明確強調了不管有多麼合理的藉口，違約的風險還是很大的。

正是由於「契約」在此劇中至關重要，改編首先要考慮如何保留這三條情節線索，如何凸顯契約與束縛互爲表裏的關係。豫劇改編本《約／束》的題目，字面意思也就是「合約／束縛」。

改編本刪除部分包括：潔西可和羅倫佐，以及他們私奔的故事；藍四籮與父親葛寶，以及他們的插科打諢。波黠看不上眼的追求者們選金、選銀的場景在改編時也有所濃縮。所保留人物的很多臺詞也進行了刪減，以便容納戲曲唱詞。

然而《威尼斯商人》不僅僅以「約／束」討論親子、朋友和夫妻的關係，也透過夏洛和安東尼的交鋒深究了因種族歧視、宗教差異和經濟利益矛盾所引起的人類衝突，甚至是根深柢固的敵對與仇視。莎士比亞在夏洛臺詞的字裏行間流露出的對該角色的同情，以及上個世紀令人髮指的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使得夏洛的「受害者」形象更爲凸顯。《約／束》的焦點是是種族或族群歧視問題。在臺灣，宗教衝突並不明顯，而種族矛盾和族群問題不管是在臺灣還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無論如何掩飾都仍然存在。歷史依舊繼續，而人類對「他者」的懷疑和仇恨態度並沒有多大變化。因此，改編的重點轉移到「受害者」夏洛身上。故事發生在中國的北宋時期，劇中的夏洛（即夏洛）是個「大食人」（即撒拉森人），而不是猶太人。北宋年間，大食人曾來到河南的開封，與當時的中國人做生意。這個改編符合劇本立意的要求。對於今天的觀衆來說，「大食人」這個詞並沒有具體的指涉，只籠統地暗指了生活在很遙遠的過去的一個「外國人」而已。

（三）

《約／束》的「骨架」既已這樣搭建起來，改編的注意力便轉向了該劇的「肌

[5] 撒雷瑞歐帶來了安東尼違約的壞消息，巴薩紐的僕人瓜添諾對撒雷瑞歐說道，「咱是那賈森，咱拿到金羊毛啦」（3.2.240）。希臘神話中，賈森（Jason）率勇士，歷經種種險阻，偷得金羊毛而回。

肉」和「組織」。其中，最爲重要的當然是語言。莎士比亞的劇本通常都是對已存故事的改寫，鮮少創作，他的經典地位多取決於其對文字的靈活處理。他真正是可上可下之才，對白放在角色的口裏，無不恰當。他的語言與人物動作相得益彰，他的文字遊戲一語雙關、機智風趣，令人讚嘆。《威尼斯商人》的豫劇版保留了原文中可利用的精華，改編者努力將「筆力萬鈞」的莎劇語言魅力挪移到曲白中去。

例如，當巴薩紐面對三個匣子不知如何選擇而自言自語的時候，波黠命樂師唱了一支歌，開頭是這樣的：

> 借問愛情何綿綿——
> 是因兩情相悅心相連，
> 還是姻緣注定在於天？（3.2.63-65）

這幾行的最後一個詞——bread，head 和 nourishéd——都與鉛（lead）押韻，由此推測波黠在給巴薩紐暗示要選鉛匣。[6]在《約／束》的相對應場景中，慕容天（即波黠）遞給巴無忌（即巴薩紐）一個精美花箋，非常適合中國傳統社會出身高貴的小姐。上面寫著：

> 真心問取向花箋，
> 千里姻緣一線牽；
> 有意當然成好事，
> 天長地久自纏綿。(《約／束》，17）

這四行詩的韻律是 a a b a（jian, qian, shi, mian）。「牽」（qian）與「鉛」（lead）同音。值得注意的是，與莎劇中的那支歌一樣，慕容的詩也是意義模糊，有所暗示。[7]

在由戒指引起風波的一場中，有許多含有性影射的雙關語。巴薩紐把波黠所贈的戒指轉送他人，爲此波黠非常生氣，宣稱從此以後不管誰擁有那枚象徵婚約的戒指，她都對之「慷慨大方」（liberal）：

> 凡我所有的，我都不會拒絕他，
> 對，包括我的身體，和我丈夫的床。

---

[6] 這首歌的前三行原文是：Tell me where is fancy bred, / Or in the heart, or in the head? / How begot, how nourishéd，比較忠實的中譯應爲：「愛情何處調教出來，／是在心裏，抑或腦海？／如何產生，如何培栽？」譯文因此稍改文意，使韻腳跟「鉛」押韻，以便保持這個趣味（參見彭鏡禧譯本注）。

[7] 在該劇的首演（2009 年 11 月 28-29 日）中，行雲（即尼麗莎）執意在巴公子做選擇之前提醒他那首詩。導演呂柏伸的誇張處理，使慕容天的作弊行爲更爲明顯，更具喜劇效果。

我當然要**見識見識**他（5.1.226-28，粗體自加）

當尼麗莎同樣地嘲諷瓜添諾，後者反唇相譏道：

也罷，隨您去。可別讓我捉到小書記，
否則，我就折斷他的**那枝筆**。（5.1.235-36，粗體自加）

波黠的「見識」（know）在莎翁時代暗指性交，而瓜添諾的「筆」（pen）明顯代替的是 penis（陰莖）。豫劇相應場景中，慕容的唱段則是：

定情玉戒非罕見，
夫君盟誓若等閒。
生死相隨到永遠，
句句是你親口言。
……
果然是夫妻之間情緣散，
我又何必在乎——那一圈！（《約／束》，53-54）

「圈」（ring，與戒指同）正是莎士比亞劇本的最後一個字，瓜添諾的結束語是：「我啊，這輩子不怕擔風險，/ 怕只怕保不住尼麗莎那一圈。」（5.1.306-7），此處的「那一圈」一語雙關，既是戒指，也暗示「女陰」。改編本中，爲了使「那一圈」有性暗示，慕容的指責後面緊接著的是：

瓜諾：（噗哧一笑）哈，那一圈！**那—— 一 ——圈！**哈哈哈！
巴公子：（瞪他一眼）虧你還笑得出來！（《約／束》，54）

性隱射，加上瓜諾（即瓜添諾）的笑聲，緩和了慕容的嚴厲懲罰，爲下文中兩對戀人的重歸於好營造了有利的氛圍。

《威尼斯商人》中有長篇大論，表明了說話者的振振有辭，但這些都不是戲曲語言。這時，改編者則試圖採取「存其神而遺其形」的方法，取其精義改寫成曲詞，以見證該角色當下的思想意蘊。下面有兩個例子。首先是巴薩紐對金匣子的沉思，有 35 行（3.2.73-107），改編成豫劇版本後，只有 18 行。其唱詞如下：

誰不愛金銀珠寶光璀璨，
華彩錦緞日日鮮。
誰不愛佳肴盛饌酒滿盞，
高車駟馬美衣冠。

轉眼間煙消雲散成虛幻，
富貴榮華難上難。
人世真假莫能辨，
天花亂墜總欺瞞。
自古衙門好手段，
矯飾言語是非搬。
懦夫誇勇蘭陵現，
倒戈只在彈指間。
罪惡擅以德行掩，
道貌岸然實藏奸。
外是金玉內敗亂，
細推物理探本原。
我可得——小心謹慎選一選，
成敗全看這一關。(《約／束》，18）

另外，法庭那場，更顯出不同文化之間的換易。夏洛堅持依法行事，拒不憐憫安東尼，當場索賠。當公爵要求他能給出一個「好的回答」的時候，他違抗不遵，在長達二十八行的臺詞中用了不少的比喻：

有人不喜歡張著大嘴的烤豬；
有人見了貓就會抓狂；
還有人聽到風笛嗚咽的聲音，
就忍不住要小便……
……
我也同樣沒有理由，也不願說，
除了我對安東尼的怨恨難解，
厭惡難消，才會跟他打這場

徒勞無益的官司。這算答復了吧？（4.1.47-50, 59-61）

在改編本中，該段臺詞被壓縮成了僅十二句的叶韻唱段，在前十句與點睛的後兩句中間插有散文體的曲白：

（唱）芝蘭芬芳雖可慕，
海畔自有逐臭夫。
有人喜歡臭豆腐，
有人厭惡烤乳豬。
有人欣賞俏鸚鵡，

有人寧願養鷓鴣。
有人偏好藍配綠，
有人只要紅帶橘。
理不清呀千萬縷，
是非緣由人人殊。
（白)你若要打破沙鍋問到底，我也沒啥好理由，只能說我對他怨恨難解，厭惡難消。
（接唱）他是我的眼中釘、肉中刺，他死有餘辜！（《約／束》，32）

雖然夏洛的唱段中並沒有提到老鼠、貓、豬或是風笛，但整體思想與原劇保持一致：人人各有所好，不需要任何理由。更重要的是，唱段中提及的四種顏色——藍、綠、紅、黃——正好代表了臺灣時常針鋒相對、爭論不休的四個黨派，也許會逗樂當地觀衆。再加上臭豆腐和烤豬是當地有名的小吃，觀衆更容易理解劇中夏洛的邏輯推理。

此外，爲了符合豫劇表演的規範，改編本添加了多個人物的唱段、二重唱以及合唱。以《約／束》第七場的結尾爲例。安員外（安東尼）督促巴公子拿戒指答謝匡先生（即慕容假扮）的救命之恩，巴最終不得不屈服。

安員外：（唱）自從賢弟前程登，
愚兄強顏心不寧。
貨船失事無蹤影，
合同到期暗自驚。
各處借貸多不應，
坐困愁城白髮生。
求告債主遭譏諷，
無端惹來一身腥。
噩夢連連總不醒，
夜夜糾纏到天明。
滿腹辛酸如泉湧，
慨歎無窮誰與聽？
萬念俱灰舍性命，
卻不想——絕路又逢生。
玉戒固然爲誓證，
畢竟只是以玲瓏。
救命恩情如山重，
（白）賢弟啊，他救的可是**我的命**哪！
（接唱）難道這抵不過、區區一情盟？！

巴公子：（唱）安兄所言亦成理，
本當奉贈不猶疑。
（舉起手，正欲脫下戒指，又停住）
（旁唱）唯恐娘子不體己，
嗔怨於我她不依。
（沈吟半晌，旁白）這便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場後的合唱響了起來：

（伴唱）一個是情深義重好兄弟，
一個是才貌雙全美嬌妻。
取捨之間多顧忌，
何去呀何從、患得又患失……
安員外：（催促著）賢弟，趕快把戒指送給匡先生吧！不然，他可就走遠了。
巴公子：這個……
（看看戒指，看看安員外；又看看戒指，再看看安員外，神情非常苦惱）
安員外：賢弟啊……
巴公子：（終於下定決心）也罷。
（接唱）事事豈能盡如意？
回報大恩不宜遲。
（脫下戒指，白）瓜諾，快快趕上前去，把這個戒指交給匡先生。
（《約／束》，47-49）

在這場安東尼與巴薩紐激烈的爭論中，觀衆聽到的，除了這兩個人的聲音之外，還有巴內心的聲音。比起原劇，改編後的巴一再拖延行動，也許更能夠引起觀衆對他的同情和原諒。

（四）

人物塑造也是改編本中值得關注的地方。戲曲裏的主人翁往往都是單一的平行角色，這是因爲每一位戲曲演員都從屬於一個行當，扮演一個既定類型的人物，非善即惡。在中國傳統戲曲中，劇作家本人和觀衆的情感傾向很明顯。然而，莎士比亞在討論衆多有爭議的問題，如政治、宗教、性別、愛情、家庭等的時候，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場，他的舞臺上的人物性格也是複雜多樣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威尼斯商人》的舞臺和電影演出將安東尼與巴薩紐之間的情誼詮釋爲同性

戀。[8]原劇中雖然沒有明確的描述，但有一些段落依稀給出了暗示。對同志性愛潛臺詞的挖掘，關鍵還是現代文化對同性戀的開放態度使然。《約／束》改編者意識到了這一點，儘量保留原文的曖昧，讓觀衆有想象和思考的空間。

又如，傳統觀點認爲，波黠是一個聰明機智而又見義勇爲的俠女。爲了擊敗邪惡的夏洛，救出丈夫的摯友、恩人，她女扮男裝進入法庭。但當巴薩紐在庭上當衆宣稱他珍視安東尼勝過其他一切，包括新婚妻子在內時，她會怎麼想？

> 安東尼，我已經娶了妻子，
> 她的可貴如我自己生命一般；
> 但我的生命、我的妻子、加上全世界，
> 在我眼裏都不如你的一條命。
> 我願拋棄一切，對，用那一切
> 獻祭給這個魔鬼，來拯救您。（4.1.278-83）

這段當庭表白——就算是出於男性情誼吧——難道不會讓波黠擔心她以後的婚姻嗎？1999 年 Trevor Nunn 導演的版本中（DVD2001 年發行）有驚人的突破，機智地展現了波黠的心理活動。當夏洛第一次想要割安東尼的肉時，波黠無動於衷，明顯地想借夏洛之手爲自己除掉一個情敵，但夏洛的失敗沒能讓她如願。在夏洛鼓足勇氣捲土重來之時，她才開始介入。筆者認爲這段心理刻畫非常現實。《約／束》中，當夏洛持刀正要去刺安大人的時候，「匕首」場景定格了，燈光漸暗，接著就是場間休息。改編者做這樣的安排，是想借此提醒觀衆去思考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慕容的心理狀態。[9]

中國傳統重視家庭，《約／束》進一步強調了夫妻關係。整個第八場（〈協議〉）總共有五個唱段，四十八行唱詞，分別由慕容（兩段）、巴、安、和行雲（尼麗莎）演唱，全部圍繞這個主題展開。安員外還沒來得及再次擔保巴對其妻的忠貞，巴就跪地起誓說：

> 呃，娘子，（下跪立誓狀）皇天後土，實所共鑒：我巴無忌誓不辜負娘子。日後如有負心，教我天打雷劈。（《約／束》，55）

而這一次，慕容卻沒有回應他的誓言，也沒有像在第三場（〈定情〉）那樣扶他起來。當時，巴接過慕容的戒指，也發了誓。

---

[8] 如 Trevor Nunn 和 Michael Radford 對此劇的電影改編版本。

[9] 這在現實的表演中很難做到。例如，導演呂柏伸認爲，場間休息會打斷演員的情感抒發。在倫敦國王學院綠林劇場的選段演出 （2009 年 9 月 11 日，配合第四屆英國莎士比亞學會研討會），以及在臺北的首演（2009 年 11 月 28 日，配合第四屆台大莎士比亞論壇研討會），導演都要求將第五場〈折辯〉與第六場〈審判〉合而爲一。

巴公子：（接過玉戒）哎呀，小姐，小生當真無言以對了。

（套入手指，唱）：卿卿待我情意厚，

我與卿卿配鴛儔。

（拉起慕容天的手）執子之手偕白首，

生生世世永同修。

（下跪立誓狀，白）皇天后土，實所共鑒：我巴無忌誓不辜負小姐。但凡還有一口氣在，這個玉戒，是絕對不會離開小生的。除非，小生死了……

慕容天：（急掩巴之口，扶起她）啊，郎君，別說這等晦氣之言。奴家，信得過你。（《約／束》，21）

對比這兩場，可以明顯發現慕容十分在乎戒指所代表的婚約。在她眼裏，巴儼然成了一個不信守諾言的人。安員外——這個「惹起爭吵的不幸人」（第五場第一景）都看在眼裏。這場激烈的家庭紛爭讓這個見證人感到無比的羞愧難當。《約／束》的〈尾聲〉中寫到安員外在一旁觀看了兩對新人——瓜諾與行雲，巴和慕容——舉行婚禮：

婚禮，安員外等衆人在場觀禮。巴公子與慕容天、瓜諾與行雲上，雙雙行禮。拜完天地，夫妻交拜時，慕容天未拜，定格。（《約／束》，57）

慕容的冷淡是對巴和安的再一次鄭重警告，說明她對婚約的重視。

（五）

以上的例子足以呈現改編者眼中《威尼斯商人》與《約／束》的異同。當然，並非一切皆如所料。豫劇本成了一個獨立的生命體。比如，劇中兩個主人翁的命名就非常有意思。波黠在豫劇版本中喚作慕容天。按照中國流行的武俠小說傳統，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聯想到行爲正直的女性，因爲「天」意味著對正義的最後裁決。夏洛（Shylock）則音譯成了夏洛。寫完劇本後，改編者忽然發現「慕容」原來是遷移到中國的一支北方部落的名字。這位中國的波黠，於是有了外族的血統。另一方面，夏洛的「夏」字，意思是正統的漢族人；「洛」指代的是洛河，華夏民族根生於此。因此，慕容與夏之間的矛盾成了早期移民與晚期移民之間的衝突：前者保留了自己的外族身份，後者卻寧願放棄。姓名中會有什麼深意呢？這一點是改編者先前完全沒有計畫、料想到的，也正強烈諷刺了種族歧視和仇外的主題

思想。

正如筆者在一開始所提到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莎劇在中國舞臺上演，有現代話劇形式的，也有傳統戲曲形式的。導演或是評論家有時會用烹飪辭彙「原汁原味」來作爲評價改編的標準。但是，真的有可能品嚐到原汁原味的莎劇嗎？李如茹書中所記一例頗具有啓示意義（162-67）:「忠實」於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的越劇改編，就是一次失敗的嘗試。

悖論在於，莎士比亞的全球化事實上卻使他本土化了。他的全球化的成功大大得益於他的本土化，因爲「莎士比亞永遠都只是我們當下對他的理解」（Fischlin & Fortier 5）。這與《約／束》的主題奇異地不謀而合：莎士比亞與豫劇之間相互豐富，卻也相互制約。筆者在上文提及了戲曲中角色有著嚴格的類型。但 Shylock/夏洛的個性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他不是簡單的「老生」、「花臉」或「丑腳」，而是集合了三者的特點。扮演夏洛需要「跨行當」，這在豫劇表演中是個首例，對受過嚴格腳色規範訓練的演員來說是個相當大的挑戰（王海玲：16）。[10]《約／束》是一次跨文化的改編，對莎士比亞和豫劇都有所改變，兩者既相區別，又相交融。

正如翻譯的文本必須首先能夠立足於譯入語的文學傳統，不能以「這是翻譯，所以請包涵」作爲缺失的藉口，改編莎劇爲傳統戲曲——或任何劇種——也必須能夠在各自的傳統中立足：它必須能夠發揮該劇種的特色，甚至拓深該劇種的戲劇美學，與此同時，還要保留一些「莎味」。莎士比亞曾在詩中斷言，他的愛人會因爲其詩的流傳而永保青春。希望梆子和《威尼斯商人》簽訂了合同，經過此一蛻變，兩者都能永保生機與活力。

引用書目

王海玲。2009。〈我的跨行當挑戰〉。《約／束》演出節目書。高雄：臺灣豫劇團。
吳輝。2007。《影像莎士比亞：文學名著的電影改編》。北京：中國傳媒大學。.
彭鏡禧譯注。2006。《威尼斯商人》。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臺北：聯經。
彭鏡禧、陳芳。2009。《約／束》劇本。臺北：學生書局。
曹樹鈞。1999。〈精彩紛呈的中國莎劇演出〉。《「莎士比亞在中國」演出與研究——國際研討會學術論文集》。上海：上海戲劇學院。209-215。

[10] 「跨行當」要求改變肢體動作、姿勢、面部表情，尤其是在嗓音的運用上。「豫劇皇后」王海玲憑著她精湛超群的舞臺功力和對藝術的純摯熱愛，反串商人夏洛一角，挑戰「老生」、「花臉」和「丑角」的不同身段的唱腔，表現得輕鬆而優雅。

Fischlin, Daniel and Fortier Mark, eds. 2000.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 London: Routledge.

Hu, John Y. H. 1992. “Adapting Shakespearean Plays into the Chinese Opera: Pitfalls as Exemplified by Hamlet.”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 95-104.

Li Ruru. 2003. *Shashibiya: Staging Shakespeare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P.

Mahood, M. M., ed. 1987.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he 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影像資料

《約／束》。2010。彭鏡禧、陳芳。呂柏伸導演。王海玲、蕭揚玲、朱海珊、劉建華主演。臺灣豫劇團。城市舞臺，臺北。2009 年 11 月 28-29 日演出錄影。

Nunn, Trevor, dir. 2001. *The Merchant of Venice*. Royal National Theatre Production, 1999. Image Entertainment, DVD.

Radford, Michael, dir. 2004. *The Merchant of Venice*. Sony Pictures Classics: Film.